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呻吟語 品藻

獨處看不破，忽處看不破，勞倦時看不破，急遽倉卒時看不破，驚憂驟感時看不破，重大獨當時看不破，吾必以為聖人。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，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，眾人做出來都是習俗，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。

漢儒雜道，宋儒隘道。宋儒自有宋儒局面，學者若入道，且休著宋儒橫其胸中，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，久久胸次自是不同。若看宋儒，先看濂溪、明道。

一種人難悅亦難事，只是度量褊狹，不失為君子；一種人易事亦易悅，只是貪污軟弱，不失為小人。

為小人所薦者，辱也；為君子所棄者，恥也。

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，便有一段邪見識；有一段邪見識，便有一段邪議論；有一段邪議論，便引一項邪朋黨，做出一番邪舉動。其議論也，援引附會，盡成一家之言，攻之則圓轉遷就而本可破；其舉動也，借善攻善，匿惡濟惡，善為騎牆之計，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。此小人之尤，而借君子之跡者也。

此藉君子之名，而濟小人之私者也。亡國敗家，端是斯人。

明白小人，剛戾小人，這都不足恨。所以易惡陰柔陽只是一個，惟陰險伏而多端，變幻而莫測，駁雜而疑似，譬之光天化日，黑白分明，人所共見，暗室晦夜，多少埋伏，多少類象，此陰陽之所以別也。虞廷黜陟，惟曰幽明，其以是夫？

富於道德者不矜事功，猶矜事功，道德不足也；富於心得者不矜聞見，猶矜獲見，心得不足也。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，富貴自雄，卑陋之見也。此二人者，皆可憐也，而雄富貴者更不數於丈夫。行彼其冬烘盛大之態，皆君子之所欲嘔者也。而彼且志驕意得，可鄙孰甚焉？

士君子在塵世中，擺脫得開，不為所束縛；擺脫得淨，不為所污蔑，此之謂天挺人豪。

藏名遠利，夙夜汲汲乎實行者，聖人也。為名修，為利勤，夙夜汲汲乎實行者，賢人也。不占名標，不尋利孔，氣昏志惰，荒唐廢業者，眾人也。炫虛名，漁實利，而內存狡獪之心，陰為鳥獸之行者，盜賊也。

圈子裡幹實事，賢者可能；圈子外幹大事，非豪傑不能。或曰：「圈子外可幹乎？」曰：「世俗所謂圈子外，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。人守一官，官求一稱，內外皆若人焉，天下可庶幾矣，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。心切憂世，志在匡時，苟利天下，文法所不能拘，苟計成功，形跡所不必避，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。」

識高千古，慮週六合，挽末世之頹風，還先王之雅道，使海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，則又圈子以上人矣。世有斯人乎？吾將與之共流涕矣。乃若碌碌眾見，惴惴循弊規，威儀文辭，燦然可觀，勤慎謙默，居然寡過，是人也，但可為高官耳，世道奚賴焉？

達人落葉窮通，浮雲生死；高士睥睨古今，玩弄六合；聖人古今一息，萬物一身；眾人塵棄天真，腥集世味。

陽君子取禍，陰君子獨免；陽小人取禍，陰小人得福。陽君子剛正直方，陰君子柔嘉溫厚；陽小人暴慶放肆，陰小人奸回智巧。

古今士率有三品：上士不好名，中士好名，下士不知好名。

上士宜道德，中士重功名，下士重辭章，斗筭之人重富貴。

人流品格，以君子小人定之，大率有九等，有君子中君子，才全德備，無往不宜者也。有君子，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。有善人，恂雅溫樸，僅足自守，識見雖正，而不能自決，躬行雖力，而不能自保。有眾人，才德識見俱無足取，與世浮沉，趨利避害，祿祿風俗中無自表異。有小人，偏氣邪心，惟己私是殖，苟得所欲，亦不害物。有小人中小人，貪殘陰狠，恣意所極，而才足以濟之，斂怨怙終，無所顧忌。外有似小人之君子，高峻奇絕，不就俗檢，然規模弘遠，小疵常類，不足以病之。有似君子之小人，老詐濃文，善藏巧借，為天下之大惡，占天下之大名，事幸不敗當時，後世皆為所欺而競不知者。有君子小人之間，行亦近正而偏，語亦近道而雜，學圓通便近於俗，尚古樸則入於腐，寬便姑息，嚴便猛鷲。是人也，有君子之心，有小人之過者也，每至害道，學者成之。

有俗檢，有禮檢。有通達，有放達。君子通達於禮檢之中，騷士放達於俗檢之外。世之無識者，專以小節細行定人品，大可笑也。

上才為而不為，中才只見有為，下才一無所為。

心術平易，制行誠直，語言疏爽，文章明達，其人必君子也。心術微暖，制行詭秘，語言吞吐，文章晦澀，其人亦可知矣。

有過不害為君子，無過可指底，真則聖人，偽則大奸，非鄉愿之媚世，則小人之欺世也。

從欲則如附羶，見道則若嚼蠟，此下愚之極者也。

有涵養人心思極細，雖應倉卒，而胸中依然暇豫，自無粗疏之病。心粗便是學不濟處。

功業之士，清虛者以為粗才，不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臯、夔、稷、契功業乎？清虛乎？飽食暖衣而工騷墨之事，話玄虛之理，調動政事者為俗吏，調工農桑者為鄙夫，此蔽化之民也，堯舜之世無之。

觀人括以五品：高、正、雜、庸、下。獨行奇識曰高品，賢智者流。擇中有執曰正品，聖賢者流。有善有過曰雜品，勸懲可用。無短無長曰庸品，無益世用。邪偽二種曰下品，慎無用之。

氣節信不過人，有出一時之感慨，則小人能為君子之事；有出於一念之剽竊，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。亦有初念甚力，久而屈其雅操，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，此皆不自涵養中來。

若聖賢學問，至死更無破綻。

無根本底氣節，如酒漢毆人，醉時勇，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。無學問底識見，如庖人煬灶，面前明，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，而無知者賞其一時，惑其一偏，每擊節歎服，信以終身。

吁！難言也。

眾惡必察，是仁者之心。不仁者聞人之惡，喜談樂道。疏薄者聞人之惡，深信不疑。惟長者知惡名易以污人，而作惡者之好為誣善也，既察為人所惡者何人，又察言者何心，又察致惡者何由，耐心留意，獨得其真，果在位也，則信任不疑，果不在位也，則舉辟無貳，果如人所中傷也，則扶救必力。嗚呼！此道不明久矣。

黨錮諸君，只是褊淺無度量。身當濁世，自處清流，譬之涇渭，不言自別。正當遵海濱而處，以待天下之清也，卻乃名檢自負，氣節相高，志滿意得，卑視一世而踐踏之，譏謗權勢而狗彘之，使人畏忌。奉承愈熾愈驕，積津要之怒，潰權勢之毒，一朝而成載胥之凶，其死不足惜也。《詩》稱「明哲保身」，孔稱「默足有容」、「免於刑戮」，豈貴貨清市值，甘鼎鑊如飴哉？申、陳二子，得之郭林宗幾矣。「顧」、「蔚」、「俊」、「及」，吾道中之罪人也，僅愈於卑污耳。若張儉則又李膺、范滂之罪人，可誅也夫！

問：「嚴子陵何如？」曰：「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人，但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。五臣與舜同僚友，今日比肩，明日北面而臣之，何害其為聖人？若有用世之才，抱憂世之志，朋時之所講求，正欲大行，竟施以康，天下孰君孰臣，正不必爾。

如欲遠引高蹈，何處不可藏身，便不見光武也得，既見矣，猶友視帝，而加足其腹焉，恐道理不當如是，若光武者則大矣。

見是賢者，就著意迴護，雖有過差，都向好邊替他想；見是不賢者，就著意搜索，雖有偏長，都向惡邊替他想，自宋儒以來率

坐此失。大段都是個偏識見，所謂好而不知其惡，惡而不知其美者。惟聖人便無此失，只是此心虛平。蘊藉之士深沉，負荷之士弘重，斡旋之士圓通，康濟之士精敏。反是皆凡才也，即聰明辯博無補焉。

君子之交怕激，小人之交怕合。斯二者，禍人之國，其罪均也。

聖人把得定理，把不得定勢。是非，理也。成敗，勢也。

有勢不可為而猶為之者，惟其理而已。知此則三仁可與五臣比事功，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。

未試於火，皆純金也。未試於事，皆完人也。惟聖人無往而不可。下聖人一等皆有所不足，皆可試而敗。夫三代而下人物，豈甚相遠哉？生而所短不過於所試，則全名定論，可以蓋棺，不幸而偶試其所不足，則不免為累。夫試不試之間，不可以定人品也。故君子觀人不待試，而人物高下終身事業不爽分毫，彼其神識自在世眼之外耳。

世之頹波，明知其當變，狃於眾皆為之而不敢動；事之義舉，明知其當為，狃於眾皆不為而不敢動，是亦眾人而已。提抱之兒得一果餅，未敢輒食，母嘗之而後入口，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。既知之矣，猶以眾人為行止，可愧也夫惟英雄豪傑不徇習以居非，能違俗而任道，夫是之謂獨復。嗚呼！此庸人智巧之士，所謂生事而好異者也。

士氣不可無，傲氣不可有。士氣者，明於人己之分，守正而不詭隨。傲氣者，昧於上下之等，好高而不素位。自處者每以傲人為士氣，觀人者每以士氣為傲人。悲夫！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己下人。彼傲人者昏夜乞哀，或不可知矣。

體解神昏，志消氣沮，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。接臂抵掌，矢志奮心，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。干天下事者，智深勇沉、神閒氣定，有所不言，言必當，有所不為，為必成。不自好而露才，不輕試以倖功，此真才也，世鮮識之。近世惟前二種人，乃互相譏，識者哂之。

賢人君子，那一種人裡沒有？鄙夫小人，那一種人裡沒有？

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，把那邪正卻作第二著看。今有僕隸乞丐之人，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，為天地間立大綱常，我當北面師事之；環視達官貴人，似俛首居其下矣。論到此，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，豈直太山鴻毛哉？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，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。故論勢分，雖抱關之吏，亦有所下以伸其尊。論性分，則堯舜與途人可揖讓於一堂。論心談道，孰貴孰賤？孰尊孰卑？故天地間惟道貴，天地間人惟得道者貴。

山林處士常養一個傲慢輕人之象，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，此是大病痛。

好名之人充其心，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，何者？名無兩成，必相形而後顯。葉人證父攘羊，陳仲子惡兄受鵝，周澤奏妻破戒，皆好名之心為之也。

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，而甘居已於不肖，又要掠個好名兒在身上，而詆他人為不肖。悲夫！是益其不肖也。

理聖人之口易，理眾人之口難。至人之口易為眾人，眾人之口難為聖人，豈直當時之毀譽，即千古英雄豪傑之士，節義正直之人，一人議論之家，彼臧此否，各聘偏執，互為雌黃。

譽之舞文吏出入人罪，惟其所欲，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見，死者復生。而譽服者幾人？是生者肆口，而死者含冤也。噫！使臧否人物者，而出於無聞之士，猶昔人之幸也。彼擅著作之名，號為一世人傑，而立言不慎，則是獄成於廷尉，就死而莫之辯也，不仁莫大焉。是故君子之論人，與其刻也寧恕。

正直者必不忠厚，忠厚者必不正直。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，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。然而激天下之禍者，正直之人；養天下之禍者，忠厚之過也。此四字兼而有之，惟時中之聖。

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，尤其甚於飾才。露者，不藏其所有也。飾者，虛剽其所無也。

士有三不顧：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，富貴利達人顧不得愛德，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。

其事難言而於心無愧者，寧滅其可知之跡。故君子為心受惡，太伯是已。情有所不忍，而義不得不然者，寧負大不韙之名。故君子為理受惡，周公是已。情有可矜，而法不可廢者，寧自居於忍以伸法。故君子為法受惡，武侯是已。人皆為之，而我獨不為，則掩其名以分謗。故君子為眾受惡，宋子罕是已。

不欲為小人，不能為君子。畢竟作甚麼人？曰：眾人。既眾人，當與眾人伍矣，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？故眾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，士大夫而為眾人之行者辱。

天之生人，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為用。而極致之，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。所謂才者，能為人用，可圓可方，能陰能陽，而不以己用者也，以己用皆偏才也。

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，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，可以語人品矣。

從容而不後事，急遽而不失容，脫略而不疏忽，簡靜而不涼薄，真率而不鄙俚，溫潤而不脂韋，光明而不淺浮，沉靜而不陰險，嚴毅而不苛刻，周匝而不煩碎，權變而不譎詐，精明而不猜察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

厚德之士能掩人過，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。不令人有過者，體其不得已之心，知其必至之情，而預遂之者也。

烈士死志，守士死職，任士死怨，忿士死鬥，貪士死財，躁士死言。

知其不可為而遂安之者，達人智士之見也；知其不可為而猶極力以圖之者，忠臣孝子之心也。

無識之士有三恥：恥貧，恥賤，恥老。或曰：「君子獨無恥與？」曰：「有恥。親在而貧恥，用賢之世而賤恥，年老而德業無聞恥。」

初開口便是煞尾語，初下手便是盡頭著，此人大無含蓄，大不濟事，學者戒之。

一個俗念頭，一雙俗眼目，一口俗話說，任教聰明才辯，可惜錯活了一生。

或問：「君子小人辯之最難？」曰：「君子而近小人之跡，小人而為君子之態，此誠難辯。若其大都，則如皂白不可掩也。君子容貌敦大老成，小人容貌浮薄瑣屑。君子平易，小人驕蹊；君子誠實，小人奸詐；君子多讓，小人多爭；君子少文，小人多態。君子之心正直光明，小人之心邪曲微暖。君子之言雅淡質直，惟以達意；小人之言鮮濃柔澤，務於可人。君子與人親而不昵，宜諒而不養其過；小人與人狎而致情，諛悅而多濟其非。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，雖骨肉而不阿；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，雖味理而不顧。君子臨義慷慨當前，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，其禍福毀譽之不關心；小人防義則觀望顧忌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，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。君子事上，禮不敢不恭，難使任道；小人事上，身不知為我，側意隨人。君子御下，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；小人御下，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。君子自奉節儉恬雅，小人自奉汰侈彌文。君子親賢愛士，樂道人之善；小人嫉賢妒能，樂道人之非。如此類者，色色頓殊。孔子曰「患不知人」，吾以為終日相與，其類可分，雖善矜持，自有不可掩者在也。」

今之論人者，於辭受不論道義，只以辭為是，故辭寧矯廉，而避貪愛之嫌。於取與不論道義，只以與為是，故與寧傷惠，而避吝嗇之嫌。於怨怒不論道義，只以忍為是，故禮雖當校，而避無量之嫌。義當明分，人皆病其諛而以倨傲矜陵為節概；禮當持體，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足恭為盛德。惟儉是取者，不辯禮有當豐；惟默是貴者，不論事有當言。此皆察理不精，貴賢知而忘其過者也。噫！與不及者誠有間矣，其賊道均也。

狃淺識狹聞，執偏見曲說，守陋規格套，斯人也若為鄉里常人，不足輕重，若居高位有令名，其壞世教不細。

以粗疏心看古人親切之語，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，以浮泛心看古人玄細之語，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，便加品騰，真孟浪人也。

文姜與弑桓公，武后滅唐子孫，更其國廟，此二婦者，皆國賊也，而祔葬於墓，祔祭於廟，禮法安在？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。或曰：「子無廢母之義。」噫！是言也，閭閻市井兒女之識也。以禮言，三綱之重等於天地，天下共之。子之身，祖廟承繼之身，

非人子所得而有也。母之罪，宗廟君父之罪，非人子所得而庇也。文姜、武后，莊公、中宗安得而私之？以情言，弑吾身者與我同丘陵，易吾姓者與我同血食；祖父之心悅乎？怒乎？對子而言，則母尊；對祖父而言，則吾母臣妾也。以血屬而言，祖父我同姓，而母異姓也。子為母忘身可也，不敢讐；雖殺我可也，不敢讐。宗廟也，父也，我得而專之乎？專祖父之廟以濟其私，不孝；重生我之恩，而忘祖父之讐，亦不孝；不體祖父之心，強所讐而與之共土同牢，亦不孝。二婦之罪當誅，吾為人子不忍行，亦不敢行也。有為國討賊者，吾不當聞，亦不敢罪也。不誅不討，為吾母者逋戮之元凶也。葬於他所，食於別宮，稱后夫人而不係於夫，終身哀悼，以傷吾之不幸而已。莊公、中宗，皆昏庸之主，吾無責矣。吾恨當時大臣陷君於大過而不顧也。或曰：「葬我小君文姜。夫子既許之矣，子何罪焉？」曰：「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。仲尼蓋傷魯君臣之昧禮，而特著其事以示譏爾。曰『我』言不當我而我之也，曰『小君』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，與歷世夫人同書而不異其詞，仲尼之心豈無別白至此哉？不然，姜氏會齊侯，每行必書其惡，惡之深如此，而肯許其為『我小君』耶？」或曰：「子狃於母重而不敢不尊，授狃於君命而不敢不從，是亦權變之禮耳。」余曰：「否！否！宋桓夫人出耳，襄公立而不敢迎其母，聖人不罪襄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禮。況二婦之罪瀾漫宇宙萬倍於出者，臣子忘祖父之重，而尊一罪大惡極之母，以伸其私，天理民彝滅矣。道之不明一至此哉！余安得而忘言？」

平生無一人稱譽，其人可知矣。平生無一人詆毀，其人亦可知矣。大如天，聖如孔子，未嘗盡可人意。是人也，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，是在天與聖人上，賢耶？不肖耶？我不可知矣。

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，慎步矜趨是釵裙見識，大刀闊斧是丈夫見識，能方能圓、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。

春秋人計可否，畏禮義，惜體面。戰國人只是計利害，機械變詐，苟謀成計得，顧甚體面？說甚羞恥？

太和中發出，金石可穿，何況民物有不孚格者乎？

自古聖賢孜孜汲汲，惕勵憂勤，只是以濟世安民為己任，以檢身約己為先圖。自有知以至於蓋棺，尚有未畢之性分，不了之心緣，不惟孔、孟，雖佛、老、墨翟、申、韓皆有一種斃而後已念頭，是以生不為世間贅疣之物，死不為幽冥浮蕩之鬼。

乃西晉王衍輩一出，以身為懶散之物，百不經心，放蕩於禮法之外，一無所忌，以浮談玄語為得聖之清，以滅理廢教為得道之本，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為高人，以銜杯於糟曲之林為達士，人廢職業，家尚虛無，不止亡晉，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；長情慢放肆之風，以至於今。追原亂本，益開鑿於莊、列、而基惡於巢、由。有世道之責者，宜所戒矣。

微子抱祭器歸周，為宗祀也。有宋之封，但使先王血食，則數□世之神靈有托，我可也，箕子可也，但屬子姓者一人亦可也，若曰事異姓以苟富貴而避之嫌，則淺之乎其為識也。惟是箕子可為夷齊，而《洪範》之陳、朝鮮之封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曰：「繫累之臣，釋囚訪道，待以不臣之禮，而使作賓，固聖人之所不忍負也。此亦達節之一事，不可為後世宗臣借口。」

無心者公，無我者明。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眾人者，有心有我之故也。

君子豪傑戰兢惕勵，當大事勇往直前；小人豪傑放縱恣睢，拚一命橫行直撞。

老子猶龍不是尊美之辭，蓋變化莫測，淵深不露之謂也。

樂要知內外。聖賢之樂在心，故順逆窮通隨處皆泰；眾人之樂在物，故山溪花鳥遇境才生。

可恨讀底是古人書，作底是俗人事。

言語以不肖而多，若皆上智人，更不須一語。

能用天下而不能用其身，君子惜之。善用其身者，善用天下者也。

粗豪人也自正氣，但一向恁底便不可與人道。

學者不能徙義改過，非是不知，只是積慵久慣。自家由不得自家，便沒一些指望。若真正格致了，便由不得自家，欲罷不能矣。

孔、孟以前人物只是見大，見大便不拘學小家勢，人尋行數墨，使殺了只成就個獨者。

終日不歇口，無一句可議之言，高於緘默者百倍矣。

越是聰明人越教誨不得。

強恕，須是有這恕心才好。勉強推去，若視他人饑寒痛楚漠然通不動心，是恕念已無，更強個甚？還須是養個恕出來，才好與他說強。

盜莫大於瞞心昧己，而竊劫次之。

明道受用處，陰得之佛、老，康節受用處，陰得之莊、列，然作用自是吾儒。蓋能奴僕四氏，而不為其所用者。此語人不敢道，深於佛、老之莊、列者自然默識得。

鄉愿是似不是偽，孟子也只定他個似字。今人卻把似字作偽字看，不惟欠確，且末減了他罪。

不當事，不知自家不濟。才隨遇長，識以窮精。坐談先生只好說理耳。

沉溺了，如神附，如鬼迷，全由不得自家，不怕你明見真知。眼見得深淵陡澗，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，到此翻然跳出，無分毫黏帶，非天下第一大勇不能。學者須要知此。

巢父、許由，世間要此等人作甚？荷蕢農門，長沮架溺知世道已不可為，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。巢、由一派有許多人皆污濁堯、舜，嘔吐鼻、夔，自謂曠古高人，而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，吾道之罪人也。且世無巢、許不害其為唐虞，無堯、舜、巢、夔，巢、許也沒安頓處，誰成就你個高人？

而今士大夫聚首時，只問我輩奔奔忙忙、熬熬煎煎，是為天下國家，欲濟世安民乎？是為身家妻子，欲位高金多乎？世之治亂，民之死生，國之安危，只於這兩個念頭定了。嗟夫！

吾輩日多而世益苦，吾輩日貴而民日窮，世何貴於有吾輩哉？

只氣盛而色浮，便見所得底淺。遼養之人安詳沉靜，豈無慷慨激切，發強剛毅時，畢竟不輕恁的。

以激為直，以淺為誠，皆賢者之過。

評品古人，必須胸中有段道理，如權平衡直，然後能稱輕重。若執偏見曲說，昧於時不知其勢，責其病不察其心，未嘗身處其地，未嘗心籌其事，而曰某非也，某過也，是瞽指星、聾議樂，大可笑也。君子恥之。

小勇噉燥，巧勇者笑，大勇沉毅，至勇無氣。

為善去惡是，趨吉避凶惑矣。陰陽異端之說也，祀非類之

鬼，禳白致之災，祈難得之福，泥無損益之時，日宗趨避之邪術。悲夫！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。即悟之者，亦狃天下皆然，而不敢異。至有名公大人，尤極信尚。嗚呼！反經以正邪惡，將誰望哉？

夫物愚者真，智者偽；愚者完，智者喪。無論人，即鳥之返哺，雉之耿介鳴鳴，均平專一，睚鳩和而不流，雁之貞靜自守，騶虞之仁，獬豸之隸正嫉邪，何嘗有矯偽哉？人亦然，人之全其天者，皆非智巧者也。才智巧，則其天漓矣；漓則其天可奪，惟愚者之天不可奪。故求道真，當求之愚；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，亦當求之愚。夫愚者何嘗不智哉？愚者之智，純正專一之智也。

面色不浮，眼光不亂，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。《禮》曰：「儼若思，安定辭，善形容，有道氣象矣。」

於天理汲汲者，於人欲必淡；於私事耽耽者，於公務必疏；於虛文燁燁者，於本實必薄。

聖賢把持得義字最乾淨，無分毫利字干擾。眾人才有義舉，便不免有個利字來擾亂。利字不得，便做義字不成。

道自孔、孟以後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。漢儒無見於精，宋儒無見於大。

有憂世之實心，法然欲淚，有濟世之實才，施處輒宜。斯人也，我願為曳履執鞭。若聚談紙上，微言不關國家治忽；爭走塵

中，眾轍不知黎庶死生，即品格有清濁，均於宇宙無補也。

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質。定天下之大難者，此人也。辯天下之大事者，此人也。剛明果斷次之。其他浮薄好任，翹能自喜，皆行不逮者也。即見諸行事而施為無術，反以僨事，此等只可居談論之科耳。

任有七難：繁任要提綱挈領，宜綜核之才。重任要審謀獨斷，宜鎮靜之才。急任要觀變會通，宜明敏之才。密任要藏機相可，宜周慎之才。獨任要擔當執持，宜剛毅之才。兼任要任賢取善，宜博大之才。疑任要內明外朗，宜駕馭之才。天之生人，各有偏長。國家之用人，備用群長。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，所用非所長，所長非所用也。

操進退用舍之權者，要知大體。若專以小知觀人，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。何者？敦大節者不為細謹，有遠略者或無小才，肩巨任者或無捷識；而聰明材辯、敏給圓通之士，節文習熟、聞見廣洽之人，類不能裨緩急之用。嗟夫！難言之矣。

士之遇不遇，顧上之所愛憎也。

居官念頭有三用：念念用之君民，則為吉士。念念用之套數，則為俗吏。念念用之身家，則為賊臣。

小廉曲謹之士，循塗守轍之人，當太平時，使治一方、理一事，盡能本職。若定難決疑，應卒蹈險，寧用破綻人，不用尋常人。雖豪悍之魁，任俠之雄，駕御有方，更足以建奇功，成大務。噫！難與曲局者道。

聖人悲時憫俗，賢人痛世疾俗，眾人混世逐俗，小人敗常亂俗。嗚呼！小人壞之，眾人從之，雖憫雖疾，競無益矣。故明王在上，則移風易俗。

觀人只諒其心，心苟無他跡，皆可原。如下官之供應未備，禮節偶疏，此豈有意簡傲乎？簡傲上官以取罪，甚愚者不為也，何怒之有？供應豐溢，禮節卑屈，此豈敬戒乎？將以說我為進取之地也，何感之有？

今之國語鄉評，皆繩人以細行，細行一虧，若不可容於清議，至於大節都脫略廢墜，渾不說起。道之不明，亦至此乎？可歎也已！

凡見識，出於道理者第一，出於氣質者第二，出於世俗者第三，出於自私者為下。道理見識，可建天地，可質鬼神，可推四海，可達萬世，正大公平，光明易簡，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與授受者是也。氣質見識，仁者謂之仁，智者謂之智。剛氣多者為賢智，為高明；柔氣多者為沉潛，為謙忍。夷、惠、伊尹、老、莊、申、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已。世俗見識，狃於傳習之舊，不辯是非；安於耳目之常，遂為依據。教之則藐不相入，攻之則牢不可破；淺庸卑陋而不可談王道。自秦、漢、唐、宋以彩，創業中興，往往多坐此病。故禮樂文章，因陋就簡，紀綱法度，緣勢因時。二帝三王旨趣〔楞去木加〕不曾試嘗，邈不入夢寐，可為流涕者，此輩也已。私見識，利害榮辱橫於胸次，是非可否迷其本真，援引根據亦足成一家之說，附會擴充盡可眩眾人之聽。秦皇本游觀也，而托言巡狩四岳；漢武本窮兵也，而托言張皇六師。道自多歧，事有兩端，善辯者不能使服，不知者皆為所惑。是人也設使旁觀，未嘗不明，惟是當局，便不除己，其流之弊，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，豈不大可憂大可懼哉？故聖賢蹈險履危，把自家搭在中間；定議決謀，把自家除在外面，即見識短長不敢自必，不害其大公無我之心也。

凡為外所勝者，皆內不足也；為邪所奪者，皆正不足也。二者如持衡然，這邊低一分，那邊即昂一分，未有毫髮相下者也。善為名者，借口以掩真心；不善為名者，無心而受惡名。心跡之間，不可以不辯也。此觀人者之所忽也。

自中庸之道不明，而人之相病無終已。狷介之人病和易者為熟軟，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為乖戾；率真之人病慎密者為深險，慎密之人病率真者為粗疏；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為含糊，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為苛刻。使質於孔子，吾知其必有公案矣；孔子者，合千聖於一身，萃萬善於一心，隨事而時出之，因人而通變之，圓神不滯，化裁無端。其所自為，不可以教人者也。何也？難以言傳也。見人之為，不以備責也。何也？難以速化也。

觀操存在利害時，觀精力在饑疲時，觀度量在喜怒時，觀存養在紛華時，觀鎮定在震驚時。

人言之不實者□九，聽言而易信者□九，聽言而易傳者□九。以易信之心，聽不實之言，播喜傳之口，何由何跖？而流傳海內，紀載史冊，冤者冤，幸者幸。嗚呼！難言之矣。

孔門心傳，惟有顏子一人，曾子便屬第二等。

名望甚隆，非大臣之福也；如素行無愆，人言不足仇也。

盡聰明底是盡昏愚，盡木訥底是盡智慧。

透悟天地萬物之情，然後可與言性。

僧道、宦官、乞丐，未有不許其為聖賢者。我儒衣儒冠且不類儒，彼顧得以嗤之，奈何以為異類也，而鄙夷之乎？

盈山寶玉，滿海珠璣，任人恣意採取，並無禁厲權奪，而束手畏足，甘守艱難，愚亦爾此乎？

告子許大力量，無論可否，只一個不動心，豈無骨氣人所能？可惜只是沒學問，所謂「其至爾力也」。

千古一條大路，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。此是官路古路，乞人盜跖都有分，都許由，人自不由耳。或曰：「須是跟著數聖人走。」曰：「各人走各人路。數聖人者，走底是誰底路？肯實在走，腳蹤兒自是暗合。」

功士後名，名士後功。三代而下，其功名之士絕少。聖人以道德為功名者也，賢人以功名為功名者也，眾人以富貴為功名者也。

建天下之大事功者，全要眼界大。眼界大則識見自別。

談治道，數千年來只有個唐虞禹湯文武，作用自是不侔。衰周而後，直到於今，高之者為小康，卑之者為庸陋。唐虞時光景，百姓夢也夢不著。創業垂統之君臣，必有二帝五臣之學術而後可。若將後世眼界立一代規模，如何是好？

一切人為惡，猶可言也，惟讀書人不可為惡。讀書人為惡，更無教化之人矣。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，做官人不可犯法。做官人犯法，更無禁治之人矣。

自有書契以來，穿鑿附會，作聰明以亂真者，不可勝紀。無知者借信而好古之名，以誤天下後世蒼生。不有洞見天地萬物之性情者出而正之，迷誤何有極哉？虛心君子，寧闕疑可也。

君子當事，則小人皆為君子，至此不為君子，真小人也；小人當事，則中人皆為小人，至此不為小人，真君子也。

小人亦有好事，惡其人則並疵共事；君子亦有過差，好其人則並飾其非，皆偏也。

無欲底有，無私底難。二氏能無情慾，而不能無私。無私無欲，正三教之所分也。此中最要留心理會，非狃於聞見、章句之所能悟也。

道理中作人，天下古今都是一樣；氣質中作人，便自千狀萬態。

論造道之等級，士不能越賢而聖，越聖而天。論為學之志向，不分士、聖、賢，便要希天。

額淵透徹，曾子敦樸，子思縝細，孟子豪爽。

多學而識，原是中人以下一種學問。故夫子自言多聞，擇其善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。教子張多聞闕疑，多見闕殆。教人博學於文。教顏子博之以文。但不到一貫地位，終不成究竟。故頓漸兩門，各緣資性。今人以一貫為入門上等天資，自是了悟，非所望於中人，其誤後學不細。

無理之言，不能惑世誣人。只是他聰明才辯，附會成一段話說，甚有滋味，無知之人欣然從之，亂道之罪不細。世間此種話□居其六七，既博且久，非知道之君子，孰能辯之？

間中都不容髮，此智者之所乘，而愚者之所味也。

明道在朱、陸之間。

明道不落塵埃，多了看釋、老；伊川終是拘泥，少了看莊、列。

迷迷易悟，明迷難醒。明迷愚，迷明智。迷人之迷，一明則跳脫；明人之迷，明知而陷溺。明人之明，不保其身；迷人之明，默操其柄。明明可與共太平，明迷可與共憂憂。

巢、由、披、卷、佛、老、莊、列，只是認得我字真，將天地萬物只是成就我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孔、孟，只是認得人字真，將此身心性命只是為天下國家。

聞毀不可遽信，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。毀人者賢，則所毀者損；毀人者不肖，則所毀者重。考察之年，聞一毀言如獲瑣璧，不暇計所從來，枉人多矣。

是眾人，即當取其偏長；是賢者，則當望以中道。

士君子高談闊論，語細探玄，皆非實際，緊要在適用濟事。

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，稱昏庸者曰不濟事。此雖諺語口頭，余嘗愧之同志者，盍亦是務乎？

秀雅溫文，正容謹節，清廟明堂所宜。若蹈湯火，衽金革，食牛吞象之氣，填海移山之志，死孝死忠，千捶百折，未可專望之斯人。

不做討便宜底學問，便是真儒。

千萬人吾往，赫殺老子。老子是保身學問。

親疏生愛憎，愛憎生毀譽，毀譽生禍福。此智者之所耿耿注意，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略而不顧者也。此個題目考人品者不可不知。

精神只顧得一邊，任你聰明智巧，有所密必有所疏。惟平心率物，無毫髮私意者，當疏當密，一准予道而人自相忘。

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，甚氣度，甚作用。漢之粗淺，便著世俗；宋之侷促，使落迂腐，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？

真是真非，惟是非者知之，旁觀者不免信跡而誣其心，況門外之人，況千里之外，百年之後乎？其不虞之譽，求全之毀，皆愛憎也。其愛憎者，皆恩怨也。故古史易，信史難。

或問：「某公如何？」曰：「可謂豪傑英雄，不可謂端人正士。」

問：「某公如何？」曰：「可謂端人正士，不可謂達節通儒。」達節通儒，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。

名實如形影。無實之名，造物所忌，而矯偽者貪之，暗修者避之。

「遺葛牛羊，毫眾往耕」，似無此事。聖人雖委曲教人，未嘗不以誠心直道交鄰國。桀在則葛非湯之屬國也，奚問其不招，即知其無犧牲矣。毫之牛羊，豈可以常遺葛伯耶？葛豈真無牛羊耶？有毫之眾，自耕不暇，而又使為葛耕，無乃後世市恩好名、沾沾煦煦者之所為乎？不然，葛雖小，亦先王之建國也，寧至無牛羊黍稷哉？即可以供而不祭，當勸諭之矣。或告之天子，以明正其罪矣。何至遺牛羊往為之耕哉？可以不告天子而滅其國，顧可以不教之，自供祭事而代之勞且費乎？不然，是多彼之罪，而我得以藉口也。是伯者，假仁義貪欲之所為也。孟子此言，其亦劉太王好貨好色之類與？

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，只是是古非今。今人見識作為不如古人，此其大都。至於風會所宜，勢極所變，禮義所起，自有今人精於古人處。二帝者，夏之古也。夏者，殷之古也。殷者，周之古也。其實制度文為三代不相祖述，而達者皆以為是。

宋儒泥古，更不考古昔真偽，今世是非。只如祭祀一節，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，故尚簠簋籩豆，其器皆高。今祭古人用之，從其時也。子孫祭祖考，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，而簠簋籩豆是設可乎？古者墓而不墳，不可識也，故不墓祭。後世父母體魄所藏，巍然丘壠，今欲舍人子所睹記者而敬數寸之木可乎？則墓祭似不可已也。諸如此類甚多，皆古人所笑者也。使古人生於今，舉動必不如此。

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。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，人未嘗盡試所言，恐試後縱不邪氣，其實成個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。

而今講學不為明道，只為角勝，字面詞語間拿住一點半點錯，便要連篇累牘辨個足。這是甚麼心腸？講甚學問？

得人不敵不然之情易，得人自然之情難。秦、漢而後皆得人不敵不然之情者也。

眾人但於義中尋個利字，再沒於利中尋個義字。

性分、名分不是兩項，盡性分底不傲名分。召之見，不肯見之；召之役，往執役之事。今之講學者，陵犯名分，自謂高潔。孔子乘田委吏何嘗不折腰屈膝於大夫之庭乎？噫！道不明久矣。

中高第，做美官，欲得願足，這不是了卻一生事。只是作人不端，或無過可稱，而分毫無補於世，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者也。而世顧以此自多，予不知其何心。

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，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。君子重之，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。若高自標榜，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，傲然獨得，則聖世之罪人也。夫不仕無義，宇宙內皆儒者事，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，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？使天下而皆我也，我且不得有其身，況有此樂乎？予無用世具，行將老桑麻間，故敢云。

古之論賢不肖者，不曰幽明則曰枉直，則知光明洞達者為賢，隱伏深險者為不肖。真率爽快者為賢，幹旋轉折者為不肖。故賢者如白日青天，一見即知其心事。不肖者如深谷晦夜，窮年莫測其淺深。賢者如疾矢急弦，更無一些回顧。枉者如曲盤繩，不知多少機關。故虞廷曰「黜陟幽明」，孔子曰「舉直錯枉」。觀人者之用明，捨是無所取矣。

品第大臣率有六等，上焉者寬厚深沉，遠識兼照，造福於無形，消禍於未然，無智名勇功，而天下陰受其賜。其次剛明任事，慷慨敢言，愛國如家，憂時如病，而不免太露鋒芒，得失相半。其次恬靜遜時，動循故事，利不能興，害不能除。其次持祿養望，保身固寵，國家安危，略不介懷。其次貪功啟，怙寵張威，復是任情，擾亂國政。其次奸險凶淫，煽虐肆毒，賊傷善類，蠱惑君心，斷國家命脈，失四海人望。

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，亂世可以保身，治世可以敦俗。若草昧經綸，倉卒籌畫，荷天下之重，襄四海之難，永百世之休，旋乾轉坤，安民阜物，自有一等英雄豪傑，渠輩當束之高閣。

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沽俗譽，忘國家遠大之患而以寬厚私恩，巧趨人所未見之利，善避人所未識之害，立身於百禍不侵之地，事成而我無咎，事敗而我無咎，此智巧士也，國家奚賴焉！

委罪掠功，此小人事。掩罪誇功，此眾人事。讓美歸功，此君子事。分怨共過，此盛德事。

士君子立身難，是不苟；識見難，是不俗。

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，便不能了悟，況愚智相去不翅倍蓰。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，則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傅、周、召棄人多矣。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，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，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。

大凡與人情不近，即行能卓越，道之賊也。聖人之道，人情而已。

以林泉安樂懶散心做官，未有不荒怠者。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，未有不貪鄙者。

守先王之大防，不為苟且人開蹊竇，此儒者之操尚也。敷先王之道而布之宇宙，此儒者之事功也。

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，然後可以進退今，權衡道法，可以成濟世之業，可以建不世之功。

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，其害道均也。吳季札、陳仲子、時苗、郭巨之類是已。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，矯枉只是求直，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。故聖賢之如衡，處事與事低昂，分毫不得高下，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，然後為不詭於道。

曲如煉鐵鉤，直似脫弓弦，不覓封侯貴，何為死道邊。

雅士無奇名，幽人絕隱慝。

題湯陰廟末聯：千古形銷骨已朽，丹心猶自血鮮鮮。

寄所知云：道高毀自來，名重身難隱。